

〔明〕鍾惺 著
李先耕 崔重慶 標校

隱秀軒集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明〕鍾惺 著
李先耕 崔重慶 標校

隱秀軒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隱秀軒集/(明)鍾惺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7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ISBN 978-7-5325-8106-1

I. ①隱… II. ①鍾… III. ①中國文學—古典文學—作品綜合集—明代 IV. ①I214.8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6)第 103819 號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隱秀軒集

[明]鍾 惺 著

李先耕 崔重慶 標校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o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常熟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25.625 插頁 5 字數 431,000

1992 年 9 月 1 版 1 次

2017 年 7 月第 2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400

ISBN 978-7-5325-8106-1

I·3068 (精)定價: 108.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繫

刻隱秀軒集序

伯敬先生旣以視閩學政
出褒其新舊所撰著詩文
若干卷合而名之曰隱秀
軒集自先生之以詩若文

卷曰闕里碑冊勿漏勿濫有倫有脊此盛德
事也

遊武夷山記

入閩自崇安縣南至省會八百餘里周始於
山去縣三十里之裴村隔溪望形神猶謫疑
不爲山疑不爲山而習者創恒者奇人始作
山想欣然思一至者武夷山也山之情候在
溪溪九曲山或應或遺而無所不相關往往

明天啓沈春澤刻本《隱秀軒集》所收《遊武夷山記》

鍾伯敬先生遺稿卷四

弟快 手錄

譚元春

徐 波

同閱

家傳

不孝惺生不及見大父甫出母腹卽養於伯父一府君裕齋公伯母陳宜人卽惺今所爲之後者也。府君之生也先於本生父二府君魯菴公二十歲及見曾大父卽陳宜人猶及事曾大母以故大父以上凡先世教家孝謹及治生艱難

古詩歸卷之一

古逸一

皇娥

○皇娥歌

少昊以金德王，母曰皇娥，處璇宮而夜織，或乘桴木而晝游，歷經窮桑滄茫之浦，時有神童，容貌絕俗，稱為白帝之子，即太白之精，降乎水際。



景陵

譚元春友夏父

選定



性作敬父



古吳劉 敦典生父重訂

修訂說明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上海古籍出版社文學編輯室的先生們一路風塵來到黑龍江組稿。當時商定以黑龍江大學圖書館所藏天啓本隱秀軒集爲底本整理鍾惺的詩文集，其成果就是列入中國古典文學叢書，並於一九九二年出版的隱秀軒集。二十餘年過去，上海古籍出版社有意重印本書，作爲整理者，我們得到可以改正一些錯誤的機會，當然十分樂意。

整理本書時，我們曾努力搜尋鍾惺集外的詩文，所得十分有限。本書出版後也有一些刊物提及鍾惺的逸文。如文教資料一九九四年第一期刊有鍾惺集外逸文一篇，但是其中所收皆爲假托鍾惺之名的偽書。而一九九七年出版的四庫禁毀書叢刊第一六〇冊收錄了上海圖書館所藏清人抄本鍾惺文鈔，經筆者考辨亦多僞托。現將整理者所寫原載於文獻二〇〇七年第四期的鍾惺文鈔辨僞作爲本書附錄收入。近年所出版的一些總集、選集，如明詩話全編，其所節錄的鍾惺集外詩文亦多爲僞托，此不贅述。整理者另有鍾惺著述考一書可供參考。

這些年來，我們也翻閱了不少書籍，並利用一些古籍全文數據庫查找鍾惺著作，一共得到了二十七篇詩文（凡是電子文本均查閱了紙本或圖像版），今按原版體例附於相應文體每卷之後。其中古今圖圖集成的五篇山水小品勉強附在卷第二〇記一山水與卷第二二記二園館之後。關於從古今圖圖集成新發現的佚文整理者曾撰有古今圖書集成所收鍾惺佚作考一文，僅作爲本書附錄五以供讀者參考。又據清閻若璩四書釋地又續三有摘錄引用鍾惺八股文陳其宗器，筆者在鍾惺著述考一書中曾轉引過兩篇鍾惺的時藝八股。明清作者的詩文集慣例不收八股時藝，所以我們僅將此三篇時藝八股（其中一篇是殘篇）作爲附錄六收在書後。

本書的整理出版是在上海古籍出版社文學編輯室諸位編輯的大力支持下幫助下完成的，此次修訂重印，幾位先生或是電話、電郵，或是托人帶信極力促成，我們於此謹致謝忱。暑往冬來，歲月云逝。當年參與整理的崔重慶先生、爲本書題簽的凌家民先生已歸道山，此書重印，亦爲紀念。

重印之後希望能得到廣大讀者、方家的指教。

李先耕二〇一五年十二月。時雪壓冬雲，霧封北鄙

前言

文壇上文學家與文學流派的更迭是極爲自然的。既然「代有才人出」，就會每人「各領風騷」的。然而，像鍾惺與「竟陵派」那樣在文壇興衰却是頗爲奇特的。其興起是那樣地迅猛烜赫；在鍾惺生前，其著述就已「紙貴一時」（朱彝尊明詩綜），「家置一編」（錢謙益列朝詩集），風行海內。許多詩人學子也紛紛作起「擬鍾伯敬體」的詩來了。其衰落又是那樣地突然冰消：鍾惺死後不久，其同年好友錢謙益就詆毀其作品爲「鬼趣」、「詩妖」，甚至不如婦人歌妓（初學集）。一些原來喜言鍾、譚者，也「面爲之赤」（王弘撰山志），甚至「有一字似鍾、譚者，必棄置不取」（張岱琅嬛文集）。隨着明王朝的滅亡，竟陵是「亡國之音」的說法幾成定論。不過三百年來，鍾惺與竟陵派並未被人忘却。攻擊者不乏其人，贊賞者絡繹不絕。但有清一代鄙薄晚明文學，加之順、康之後文字獄大興，鍾集亦在禁燬之列，故其對鍾惺的評論，正如錢鍾書先生所說：「多耳食而逞臆說，更不足憑」（談藝錄，下同）。現在似乎到了給鍾惺及竟陵派以正確評價的時候了，

我們特整理了這部隱秀軒集，供讀者參考。

鍾惺（一五七四——一六二五），字伯敬，號退谷，又稱止公居士，一日晚知居士，臨終受戒，自起法名斷殘。鍾惺祖籍江西吉安永豐，其高祖鍾協祚始遷到湖廣竟陵（皂市）（今湖北天門縣 皂市鎮），幾代鄉居。他的父親鍾一貫是個秀才。萬曆二年七月二十七日鍾惺作爲長子出生了。但因其伯父無子，所以當其四歲時仲弟出生後，便出嗣爲伯父一理之後。在嗣、生父母雙重的希望與管教下，這個有着聰穎天資而又體弱多病的少年，一面懷着對古昔神童詩人「心嚮往之」的願望，一面刻苦學名家時文，準備走當時讀書人的正路——參加科舉考試以取得功名。幸運的是，他的嗣父在教子上還不像紅樓夢中賈政那樣古板，連「什麼詩經古文」都視爲「掩耳盜鈴」、「虛應故事」；相反的是，他還聘請「博學通儒」來教鍾惺詩文子史等「古學」。鍾惺晚年曾回憶道，在他十四「偶病悸」時，嗣父爲他弄來了圍棋陸博，玩了一年，不僅病好了，而且「文日通利」（家傳）。

萬曆十九年（一五九一），十八歲的鍾惺補諸生，娶婦黃氏。第二年有了一個被視爲「神童」的愛子肆夏。但接下來他却「困於諸生十二年」，直到萬曆三十一年（一六〇三）才鄉試中式。次年十月，比他小十二歲的譚元春登門過訪，這兩位竟陵才士由此締交。隨後，鍾惺經歷了嗣父母與生母之喪，尤其是唯一的愛子肆夏在十六歲夭亡更給了他沉重的打擊。他「狂走白門」，以排解其憂悶。在南京，他結識了不少新朋友，其中有福建詩人林古度兄弟。第二年秋天，鍾

惺返回家鄉，準備再次北上應試。

萬曆三十八年（一六一〇），三十七歲的鍾惺中庚戌韓敬榜進士。他的房師是公安派大家雷思霈。庚戌榜進士人材濟濟。韓敬、馬之騏、錢謙益這前三名都成了鍾惺的朋友。在鍾惺的同年朋友中，有後來崇禎帝最信任的楊嗣昌，有南都死節的張慎言，有詩人王士禎的叔祖王象春，有以詩文奇特著稱的文翔鳳，有以清操聞名的夏嘉遇，有曾在政壇掀起過大波而最終以畫家名世的鄒之麟等。遺憾的是，這榜進士由於黨爭而陷入了幾乎長達十年的科場案，他們不僅沒有獲選庶常，而且本身也分裂成水火不相容的派別。這一切給鍾惺十餘年的仕途生涯投下了陰影。

鍾惺先後做過行人、工部主事、南禮部儀制司主事、祠祭司郎中等閒散之官，這自然也無政績可述。在八年行人任中，他三次因差到四川、山東、貴州，開闊了眼界。其中他與趙明欽、貴州乙卯鄉試時，所取舉人中有馬士英，後來成了南明的權奸。這也成為人們攻擊鍾惺的口實之一。在他上疏改南的萬曆四十七年（一六一九），在一次宴會上遇到了年輕的蘇州詩人徐波，大為稱贊徐波的詩。這使得徐波終身不忘。後來徐波不僅成了竟陵派詩人，而且在鍾惺死後，他還主持了遺稿的刊刻。

天啓元年（一六二一）冬，鍾惺陞遷福建提學僉事，他侍親還楚後赴任，僅考校福州、延平、興化三處後就丁父艱去職，隨之即遭參劾。家居三年後，鍾惺於天啓五年六月二十一日逝世。

鍾惺的摯友譚元春在退谷先生墓志銘中寫道：「退谷初在神宗時官行人，思有用於當世，與一二同官講求時務。厭呻吟不從，病起玄黃水火，終日聒瀆。以爲若居給事、御史，務求實行，不競末節小名，愛戀身家，如鷄鶩之爭食，婦女之簡狎。庶不令主上厭極大創，禍流縉紳……先機早見，已若知有熹廟末年與今上之神聖者。是其人真可以大用。會有忌其才高者扼之，使不得至臺省。後遂偃仰郎署，衡文閩海，終不能大有所表現，而僅以詩文爲當時師法，亦可惜也。」我們不同意譚元春的結論，鍾惺在政治上「不能大有所表現，而僅以詩文爲當時師法」，也許是鍾惺的幸運。明末的危機是鍾惺無法解救的。但譚文對其政治態度及遭遇的描述則是準確的。在萬曆末年的黨爭中，鍾惺對水火不相容的各派言官「終日聒瀆」深爲不滿。他認爲出於一己或黨派的私利而「撩鬚」、「探頷」（邸報），除了激化皇帝與文官的矛盾、分裂言路與政府外毫無實效。他對「以庸自贖」、「年來誤國」的大臣深爲不滿（王文肅公專祠詩），認爲他們的軟弱造成了「底滯痿蹶」、「中復虛羸」的危象（告雷何思先生文），希望能出現「救世之相」。這顯然與東林黨中的激進者相異，但也不完全等同於反東林的三黨。譚文中的忌才「扼之」者，正是齊黨的丁詩教、方從哲等人。而他父喪時受到的參劾又來自東林一方的南居益。鍾惺本來同兩派中許多人交誼不薄。他也許想超脫一點，以求「盡力官職」（與譚友夏）；他也許夢想自己若爲言官，能幫助調和皇帝與文官間的矛盾「全正氣」、「存國體」（與陸開仲掌科）。然而嚴酷的官場傾軋粉碎了他的幻夢，在經歷了不止一次的「賣友得官」後（與熊極峯），鍾惺只能發出

「閱人數十載，不容不索居」的慨歎（戢楞嚴注訖寄徐元歎），最後皈依了佛門。

政壇上的鍾惺是失敗者，文壇上的鍾惺却取得了莫大的成功。衆所周知，萬曆詩壇是以竟陵派的風靡爲收場的。啓、禎名家也多屬竟陵派或受到竟陵派很大的影響。其流風餘韻直至清初而未熄。錢鍾書先生說：「後世論明詩，每以公安、竟陵與前後七子爲鼎立驂斬；余瀏覽明、清之交詩家，則竟陵派與七子體兩大爭雄，公安無足比數。」鍾惺及竟陵派的成功是有許多原因的。

早在萬曆二十八年（一六〇〇），二十多歲的鍾惺就指出：「明詩無真初、盛而有真中、晚、真宋、元。」（魏太易墓志銘）這實際是說，七子模擬盛唐風格的詩不過是毫無生命的偽體，「瞎唐詩」，反不及公安之效法白居易、蘇軾等人，尚能抒發一己性靈。後來鍾惺在詩歸序中分析道：「今非無學古者，大要取古人之極膚極狹極熟便于口手者，以爲古人在是。使捷者矯之，必於古人外自爲一人之詩以爲異。要其異，又皆同乎古人之險且僻者，不則其俚者也。」這裏的「極膚極狹極熟」的「學古者」，即七子的追隨者，而「捷者矯之」以至於俚的則是公安派。當時，王、李的追隨者「擬議以成其臭腐」，時人譏爲「下劣詩魔入其肺腑」（列朝詩集）。公安派強調性靈，掃除王、李雲霧，是有功的。但其議論粗放，缺乏系統，而其末流又多淺率俚俗，「打油釘鉸」，「傳響逐臭」，「誤人不已」（與王穉恭兄弟）。就是對三袁評價很高的錢謙益也說其末流「機鋒側出，矯枉過正，於是狂瞽交扇，鄙俚公行，雅故滅裂，風華掃地」。在這樣的形勢下，鍾、譚提出要「求

古人真詩所在，「察其幽情單緒，孤行靜寄於喧雜之中，而乃以其虛懷定力，獨往冥遊於寥廓之外」（鍾詩歸序）。「冥心放懷，期在必厚」，追求「靈迴朴潤」，「真有性靈之言」（譚詩歸序）。他們用自己的創作給文人樹立了典範，又用對前人詩作的評點，由表及裏，由粗至精地闡發了自己的詩學理論，培養了一代人的詩學興趣，形成了竟陵派雄踞詩壇的局面。

鍾惺詩文的主流誠然如錢謙益所云是「深幽孤峭」，但後來一些文學史家却據此說鍾惺「對現實淡漠」，「脫離現實生活內容」，這未免混淆了藝術風格與作品內容的不同，也不符合其詩文實際。比如五律懸軍：「聞道邢司馬，懸軍駐島夷。」詩寫豐臣秀吉再侵朝鮮，明廷命邢玠為尚書總督，薊遼保定軍務，經略御倭之事。只要我們翻閱其詩文，就會發現他極為關心清軍入侵的「遼事」，也注視着朝廷黨爭大事以及鹽法糧價等有關國計民生的事情。這怎能說是對現實的「淡漠」和「脫離」呢？

當然，作為詩人，鍾惺追求的意境多半是清新寒遠，幽邃朦朧甚至奇險僻澀。比如他筆下的巴東江峽是「霜落寒流外，煙生遠映邊」（十五夜月）；他詩中的運河秋色是「細火沾林露，遙鐘過浦霜」（舟晚）。他早冬遊攝山是「空林行有得，靜夜坐方知」；他在碧雲寺早起見到的是「行經絕澗數花落，坐見半山孤鳥翻」。詩句中的「寒」「細」「空」「靜」「孤」等字正體現其興味。鍾惺在月夜過胡彭舉中說：「素心朝夕近，僻徑往來清。」詩人的「素心」是同幽靜的「僻徑」相通的。鍾惺的另一句詩「寒吟抱影微」（訪友夏不值自朝坐至暮始歸），也正是詩人的自畫像。

鍾惺是一個看重朋友交誼的人。在寫人之作中，他往往能抓住對象的特色，用獨特的語言表現出來。如在吳門悼王亦房中道：「酒色藏孤憤，英雄受衆疑。」王留生於詩人世家，早年成名而又「不得意文戰，肆力於歌詩」，年未四十而逝。詩句正寫出了這位英年早逝的詩人的「孤憤」。再如寫林章的「文爲生性命，俠作死精神」（拜林初文先生墓）；寫郭天中的「姬妾道人侶，敦彝貧士家」（出通濟門訪郭聖僕與友夏同往），都切合其人。至於其山水遊記造語的獨特奇險，小品文章文字的清新流轉，都各有特色。我們從帝京景物略的寫景以及張岱等人的小品中都可以看到鍾惺的影響。

然而鍾惺及竟陵派最大的成就並非創作而是評論。錢鍾書先生盛贊其詩識，他說：「以作詩論，竟陵不如公安」；「然以說詩論，則鍾、譚識趣幽微，非若中郎之叫囂淺鹵。」鍾惺談詩，前已提及，這裏再介紹他對「厚」與「靈」的論述。在與高孩之觀察中他說：「詩至於厚無餘事矣。然從古未有無靈心而能爲詩者。厚出於靈，而靈者不即能厚。弟嘗謂古人詩有兩派難入手處：有如元氣大化，聲臭已絕，此以平而厚者也……有如高巖峻壑，岸壁無階，此以險而厚者也……非不靈也，厚之極，靈不足以言之也。然必保此靈心，方可讀書養氣，以求其厚。」作詩必有靈心，猶嚴羽所謂「詩有別材」，「詩有別趣」，這才能「羚羊掛角，無跡可求」。但詩識又必求「厚」，這又必須「讀書養氣」才可；這又與嚴羽「非多讀書，多窮理不能極其至」（滄浪詩話）一致。後之論者或云鍾惺「寡學」、「不讀書」，這未免說得太過。鍾惺的提法還是比較全面的。就

是他對「平而厚」、「險而厚」的評述也可見作爲詩論家的鍾惺陳義全面，體察入微。

鍾惺對文學創作與評論都極爲嚴肅。他不止一次的說過，應該「選而後作，勿作而聽人選」（題魯文恪詩選後），「精於裁必慎於作」（題茂之所書劉耆虛詩冊）。他稱贊一生只留下十餘首詩的劉耆虛「其嚴冷之意，尤肅不可犯」，對想以逸詩來補充李賀詩集者，他認爲是「庸人無識」，因爲「其逸者非逸也，皆賀所不欲存者也」。他對自己不僅「刪庚戌以前詩百不能存一」，而且「今欲自去者抑又甚多」（隱秀軒集自序）。他說他與譚元春選詩歸是「引古人精神以接後人之心目」，是「求古人真詩所在」（詩歸序）；是要從世俗惡套中「拈出古人精神」，還「古人本來面目」，「絕無好異相短之書」（再報蔡敬夫）。可以說鍾惺視文學及批評爲一種事業。正因爲如此，竟陵派才成爲明代純文學大樹上最後的碩果。

但在文學上若提倡某種風格，往往會陷入某種局限，造成某種門戶。鍾惺詩論陳義雖高，但他自己的詩作不免有促窘酸寒之句。他對王、李、公安的批評，固然如葉燮所說，「抹倒體裁、聲調、氣象、格力諸說，獨辟蹊徑」（原詩），但這蹊徑未免狹窄。這不僅是因爲其詩作深幽孤峭，還因爲詩歸用的是痕迹最重的評點。古人早就說過，煉字不如煉句，煉句不如煉意。詩意可以象徵朦朧，仿佛真個是「羚羊掛角」、「香象渡河」；而字句却是實實在在的。不管評論者如何冥思苦想，極力闡述其中詩法的高明，聲言字句外有「說不出」的妙諦，而圈點在前，人們畢竟可以效法、摹仿，甚至活剥。更何況「詩歸一書，和盤托出，未免有好盡之累」（與高孩之觀察）。鍾惺